馬鳴菩薩傳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盡

又大師名馬鳴菩薩長老脇弟子也
時長老脇勤憂佛法入三昧觀誰堪
出家廣宣道化開悟衆生者見中天
竺有出家外道世智聰辯善通論唱
言若諸比丘能與我論議者可打揵
稚如其不能不足公鳴揵稚受人供
養時長老脇始從北天竺欲至中國
城名釋迦路逢諸沙弥皆共戲之大
德長老與我富羅提即有持去者種
種嬈之轉不以理長老脇顏無異容
恬然不計諸沙弥中廣學問者覺其
遠大疑非常人試問其人觀察所為
隨問盡答而行不傲足意色深遠不
存近細時諸沙弥與觀長老德重沖
邃知不可則倍加恭敬咸共侍送於是
長老脇即以神力乘虛而逝到中天
竺在一寺住問諸比丘何不依法鳴
揵稚耶諸比丘言長老摩訶羅有以
故不打也問言何故答言有出家外
道善能論議唱令國中諸釋子沙門

衆若其不能與我論議者不得公鳴
揵稚受人供養以有此言是故不打

道善能論議唱令國中諸釋子沙門
衆若其不能與我論議者不得公鳴
揵椎受人供養以有此言是故不打
長老脇言但鳴揵椎設彼来者吾自
對之諸舊比丘深奇其言而疑不能
辨集共議言且鳴揵椎外道若来當
令長老任其所為即鳴揵椎外道即
問今日何故打此木耶答言北方有
長老沙門来鳴揵椎非我等也外道
言可令其来即出相見外道問言欲
論議耶答言然外道即形笑言此長
老比丘形貌既尒又言不出常人如
何乃欲與吾論議即共要言却後七
日當集國王大臣沙門外道諸大法
師於此論也至六日夜長老脇入于
三昧觀其所應七日明旦大衆雲集
長老脇先至即昇高座顏色怡懌倍
於常日外道後来當前而坐占視沙
門容貌和悅志意安泰又復舉體備
有論相便念言將无非是近比丘耶
志安且悅又備論相今日將成佳論
議也便共立要若墮負者當以何罪
外道言若負者當斷其舌長老脇言
此不可也但作弟子足以允約答言
可尒又問誰應先語長老脇言吾既

外道言[illegible]
與不可也但作弟子足以允約荅言

可介又問誰應先語長老脇言吾既
年邁故從遠来又先在此坐理應先
語外道言亦可介耳現汝所說吾盡
當破長老脇即言當令天下泰平大
王長壽國土豐樂无諸灾患外道默
然不知所言論法无對即墮負處伏為
弟子剃除鬚髮度為沙弥受具足戒
獨坐一處心自惟曰吾才明遠識聲
震天下如何一言致屈便為人弟子
念已不悅師知其心即命入房為現
神足種種變化知師非恒心乃悅伏
念曰為吾弟子故其宜矣師語汝言
才明不易直未成耳設學吾所得法
根力覺道辯才深達明審義趣者將
天下无對也師還本國弟子住中天
竺博通衆經明達內外才辯盖世四
輩敬伏天竺國王甚珎遇之其後北
天竺小月氏國王伐於中國圍守經
時中天竺王遣信問言若有所求當
相給與何足苦困人民久住此耶荅
言汝意伏者送三億金當相赦耳王
言舉此一國无一億金如何三億而
可得耶荅言汝國內有二大寶一佛
鉢二辯才比丘以此與我足當二億

言擧此一國无一億金如何三億而
可得耶答言汝國內有二大寶一佛
鉢二辯才比丘以此與我足當二億
金也王言此二寶者吾甚重之不能
捨也於是比丘為王說法其辞曰夫
含情受化者天下莫二也佛道渕弘
義存兼救大人之德亦以濟物為上
世教多難故王化一國而已今弘宣
佛道自可為四海法王也比丘度人
義不容異功德在心理無遠近宜存
遠大何必在目前而已王素宗重敬
用其言即以與之月氏王使還本國
諸臣議曰王奉佛鉢故其宜矣夫比
丘者天下皆是當一億金無乃太過
王審知比丘高明勝達導利弘深辯
才說法乃感非人類將欲悟語群惑
餓七疋馬至於六日旦普集內外沙
門異學諸比丘說法諸有聽者莫不
開悟王繫此馬於衆會前以草與之
馬嗜淨流故以淨流草與之也馬垂淚聽法无念食想於
是天下乃知非恒以馬解其音故遂
号為馬鳴菩薩於北天竺廣宣佛法
導利群生善能方便成人功德四輩
敬重復咸稱為功德日

馬鳴菩薩傳